

沈曾植

沈曾植精品集

主编 董宏伟

河北美术出版社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沈曾植精品集 / 董宏伟主编. -- 石家庄 : 河北美术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7-5310-9728-0

I . ①沈… II . ①董… III . ①汉字—法书—作品集—中国—近代 IV . ①J292. 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89902 号

责任编辑 李菁华 尉彬
装帧设计 卫 锦
责任校对 李 宏

出 版 者 河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电 话 0311-85915039
网 址 [http: //www.hebms.com](http://www.hebms.com)
製 版 石家庄披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石家庄海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8
字 数 1 万字
印 张 20
印 数 1~1000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0 元



河北美术出版社



淘宝商城



微信公众号



新浪微博



沈曾植（一八五〇至一九二三年），浙江嘉兴人。字子培，晚号寐叟，近代学者。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江西广信、南昌府知府，督粮、盐法等道、按察使、安徽提学使、布政使，并一度护理皖抚。辛亥革命后，坚持「忠清」立场。清末书家，并通晓刑律及西北地理。著述较富，其已梓行者有《岛夷志略广证》二卷、《寐叟题跋》二集、《偶于集》一卷、《寐叟乙卯稿》一卷等；其未刊及散佚者有《元朝秘史笺注》十二卷、《蒙古源流笺注》八卷、《长春真人西游记笺注》二卷及《汉律辑补》《晋书刑法志补》等书。

沈曾植的意义

李俊邑

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对当时的一位大学者、大书法家十分敬重，乃至在他谢世半年后，竟然梦到他寄给自己的书札，醒后感喟唏嘘，赋诗以志。诗中除了描述自己『欹枕至天曙，涕泗下沾裳』的悲怆之外，还对其书法大加礼赞：『古意备张索，近势杂倪黄。』这个人就是沈曾植。

客观地说，沈曾植在近现代书法发展中所处的地位，是被漠视了的。个中原委，我们或可诿以其书风的古奥幽僻所致，但社会审美观念的流转，怕是一个重要原因。不过，沈曾植的意义与时代的漠视无关。

沈曾植（一八五〇至一九二二），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硕学通儒』蜚声中外，誉称『中国大儒』。光绪六年（一八八〇）进士，历官总理衙门章京等职。一九〇一年任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改革旧貌，成绩卓著。早精帖学，得笔于包世臣，壮年嗜张裕钊；其后由帖入碑，熔南北书派于一炉。最能代表他成就的，是他的章草。他吸收了北碑的雄阔与帖学的畅达，以高古奇峭的面目呈现出来，其汲古之深，涉猎之广，境界至高，不仅在当时独树一帜，而且亘亘独造，前无古人。

一般而言，碑学的提出，始肇于清乾、嘉、道三朝阁老的阮元。他受明末一代书画大师董其昌将绘画分为南北宗理论的影响，写出了《南北书派论》，对魏碑书风开始褒赏倡导。其后清代大书家邓石如的门生包世臣，又著《艺舟双楫》，对魏碑又加以深入研究并大加鼓吹。而清末的风云人物康有为又复振臂高呼，著《广艺舟双楫》，更将清中后期对碑学的崇尚推到了高峰，一时蔚成风气，谈碑写碑俨然成了当时书家最高层次的追求。这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碑学的奠基者阮元和包世臣，虽然窥到了魏碑蕴含的强大生机和发展的无限可能，但他们的作品却并没有完成对魏碑营养的有机吸纳，真正将魏碑精神大放异彩的，则是清晚期的赵之谦了。二是无论阮元、包世臣，还是后来的康有为，他们推崇魏碑的宏论，虽然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但将碑帖割裂而尊碑抑帖，却未免矫枉过正，失之偏颇了。所以，清中叶之后，特别是赵之谦之后，如何处理碑与帖的关系，如何将碑派书法研究与创作推向新的高度，成了每一个潜心书学发展的人面临的问题。也就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说沈曾植是一代大家。因为，他的书法成就何啻为当时的书坛树起了一面大纛，更是为大家面临的问题提供了一种答案或者说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

在沈曾植之前，碑派书法产生过两大人物，一是赵之谦，二是张裕钊。赵之谦诚乃天纵奇才，他对魏碑的内在特质把握之深刻，对魏碑精神化育之圆融，后世实在罕有其匹。他真草隶篆无所不能，而每一种书体他都能以魏碑笔法统一之，这就使他的书风出现了一种前无古人的新奇面貌。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于魏碑方峻雄浑的用笔特征和开阔奔放的结构方式发挥尤著，这一点特别表现在他的魏碑行书创作上，从容横扫，纵横捭阖，生辣满纸，豪气四溢，于是一种迥异于帖派温婉风雅面目的风格诞生了。曾国藩的门生张裕钊，康有为谓其书法『千年以来无与伦比』，虽然言过其实，但张裕钊确是在碑学上卓有成就影响巨大的人物。他的字在运笔、转指、用墨、用水等技巧方面，皆有其独到而特殊的方法。对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的笔画转折，内圆外方，峻整流畅，将魏碑凿刻的金石味道表达得机智灵活而动人心弦。但张裕钊于帖学筑基，唐楷对他的潜移默化实在太太，所以他的书法中唐楷的影子一直挥之不去，故而，气象未免拘执，格局未能弘大。其实赵之谦和张裕钊在魏碑吸纳的方法上是一致的：他们都努力从魏碑的内涵上寻找出路，即皆致力于焕发魏碑本身固有的特质，甚至不惜探索特殊的方法以使毛笔能再现刀刻的效果。

沈曾植当然深受赵、张二位的影响，他甚至还专门学习过张裕钊，但他并没有跟在他们之后亦步亦趋，而是以更高的视野，在他们之外，蹊径独辟，开出了一条更为广阔的新径。我们说他有更高的视野，是因为他摒弃了时人就帖论帖、就碑谈碑，将碑、帖割裂，扬此抑彼的成见。他写过大量的碑帖题跋，这些题跋集中反映了沈曾植对书法审美、风格流变、碑帖考证的独特观点，特别是关于碑帖关系的论述，不仅说明了他对碑帖内在本质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更昭述了他能将书

法开一代新风的思想根源。在此捋捋二则如次：

昔尝谓南朝碑碣罕传，由北碑拟之，则《龙藏》近右军，《清颂》近大令。盖一则纯和萧远，运用师中印，而全泯其迹，品格在《黄庭》《乐毅》之间；一则顿宏激昂，锋距出《梁鹄》，而益饰以文，构法于《洛神》不异也。』——跋张猛龙碑

北魏楷书，当以《刁惠公志》《张猛龙碑》及此铭为大宗。《刁志》近大王，《张碑》近小王，此铭则内摄外拓，藏锋抽颖，兼用而时出之。中有可证《定武兰亭》者，有可证《秘阁黄庭》者，可证《淳化》所刻山涛、康亮诸人书者，有开欧法者，有开褚法者。盖南北会通，隶楷裁制，古今嬗变，胥在于此。——跋敬使君碑

正是因为他看到了碑帖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才使他不再围绕魏碑本身死缠烂打，走出了自己的路子。他的书法成就，概要有三：一是他将进军的突破口放在了帖学最古老的章草创作上。章草源于汉，应该是在隶书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快写形式。传世最早的章草帖，是三国时吴国皇象所书的《急就章》，之后有西晋索靖的《月仪帖》。唐宋两代则几无涉猎者。至元代赵孟頫、邓文原、康里子山等方始重新关注，惜成就不大。明初宋克擅章草，重书《急就章》，影响颇巨，祝允明于章草亦曾用力。自此逮至清晚期，章草又复无问津者。为什么沈曾植把方向选择在章草这个殊方绝域呢？据他的学生王遽常回忆，他有一番教导，俨然夫子自道，最能说明沈曾植的想法。『凡治学，务去常蹊，必须觅前人窺绝之境而攀之。即学二王，亦鲜新意，不如学二王之所自出……章草自明宋（克）祝（允明）以后，已成绝响。汝能兴灭继绝乎？』二是他的章草以碑意出之。章草是动态的，而魏碑则是静态的；章草需要行气的连贯，而魏碑则强调个体的独立。这些无疑是将二者相融的最大矛盾。沈曾植的高明在于，他对魏碑的吸收，不取表象，但摄本质，即将魏碑最重要的方峻、雄阔、生拙的特征取而化之，以他独创的『抽锋』『卧笔』等手段，方圆并施，因情取势，因势取态，开张奇崛，不衫不履，缔造出了一个既有章草的古奥，又具北碑的雄放，排奁跌宕、生辣不羁的新奇世界。这种将古今融合，南北相济的书风，不仅使帖学新径别开，也使碑学更上层楼。三是他对草法广纳兼收。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明人黄道周、倪元璐的风神。这不难理解，一来说明他曾在帖学上下过很大功夫，这些功夫当然地成为了他腕底创业的资本。二来章草影响最大的《急就章》原本和魏碑一样，也是字字独立的，他必须吸收今草的体势方能浚通。

筌路蓝缕，以启山林。沈曾植的成功的确为以后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模式，民初之后，有相当的书家，正是循着他的治学方法而有所建树的。兹举其要者：首先是王遽常，他曾被评为二十世纪十大书家之一。如前所述，他就是在沈曾植的直接启迪下，将章草艺术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和拓展。不过，他应该是有意拉开和乃师的距离，其作品并未将魏碑的因子过多植入。其次是三原于右任。他的碑帖结合的创作方法和沈曾植一脉相承，他的魏碑行楷，虽然碑味十足，但意到即止，其笔锋起止皆以帖派的自然用笔处理，从不扭捏作态。他的草书则致力于将北碑与小草打通，当时虽然影响很大，但后来终究不如其行楷深得人心。再一个是郑诵先。他的书学路数，几乎是沈曾植的翻版。他专擅的也是章草，也是将融合碑派作为自己的方向，只是他专注的目标基本锁定在『二爨』这种介乎楷隶之间的字体上。他居北京，当时与居沪上的王遽常并列有『南王北郑』之誉。其他沾溉于沈曾植者，如马一浮、谢无量、罗复堪、郭沫若等，兹不一一具述。

『书者，如也。』我们于此讨论沈曾植的意义，倘若深究，有一个问题尤其值得思考，就是什么因素让他具足了那么高的识见，硬生生辟出一条通衢大道的呢？是他的学问。正如本文开首所言，遥想当年，能让王国维服膺者，世有几人？其学问之大、之深，可以想见，尽管沈曾植的学术建树并非本文讨论的话题，但却使我们又一次印证了书法史上的一个通则：历代巨匠大师如果离开学问的支撑，是不可能产生的。这一点，当代不知凡几的以『巨匠』『大师』自居者，倘或知道，会做何想？

无所住 俨若思

庚申残腊

衡山宗老

遇谈出纸嘱书此六字

自道所得欤

寐翁随喜

無所住

庚申殘臘
衡山山翁老

儼若思

過渡去紙
墨盡以山
字自送所
得款寐翁隨喜



華壽

孫文



惠也
策象
斜

舞
司
溝

狹
窈
弄

秋
仁
乃



在阴嘉和 处渊流芳
宫宇数刃 循得其墙

爨宝子 寐翁

在陰嘉和虔徯
流芳宮宇數刃
循得其墻

蘇軾寶子

蘇軾



岭衔宵月桂 珠穿晓露丛
蝉啼觉树冷 萤火不温风
花生圆菊蕊 荷尽戏鱼通
晨浦鸣飞雁 夕渚集栖鸿

唐太宗书 寐叟

嶺銜霄月桂珠
穿曉露叢蟬啼
覺燄冷螢火不溫
風花生圓菊葉荷
多戲魚通晨浦鳴
飛鴈夕渚集栖鴻

唐太宗書

深叟



劳成山人诗骨苍 孔明庙柏坚风霜
晚岁忻有芑芦施 令得未教辛繁长
王气灵感守长白 宅力愚公移太行
相见相期醉燕市 山东父老偕徜徉

一山傳示

韞庵先生寄诗喜寿耆之神

全企砺梅之望

慰幸叨葭末

辍贡芜词和韵一章

录呈繁政

曾植拜稿

芳年少人訪骨蒼孔
明廟物堅風霜晚
榮新且舊舊如令
泣來夜靜靜長生
氣靈哉守長白宅
力惡公稱太妍相
見在物立破然亦
山東父老似得祥

丁巳仲夏

初

菴先生之詩在吾齋中

至今猶憶之

壬午秋

榮政

為梅軒書

